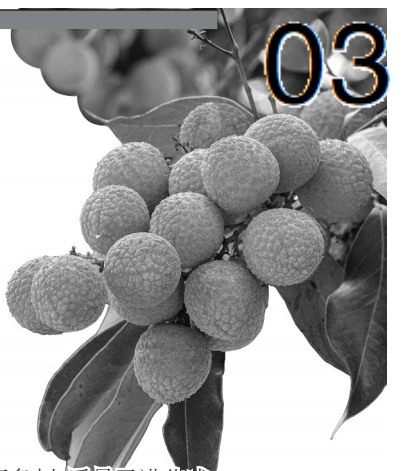


诗意茂南·荔枝诗会
2025著名诗人作家
——茂名采风行——

# 去茂名看荔枝看海岸线

■ 海男

## 六月我乘火车而来

飞机浅搁，我改乘火车而来
天气预报中的蔚蓝色
有可能潜伏着一场台风
我没有见过从巨大的狂飙吹来的
礁石上的横风逆风
我在火车上想象茂名这座版图
以人为本的命名
繁衍生息的枝叶婆娑穿过
漫长的海岸线
10小时结束后，我来到了
六月荔枝红的茂名
风晃动着满城的树叶
我乘火车而来，为了那些空中
像火一样燃烧的甜蜜
为了妃子笑和白糖罂
白蜡和黑叶……长夜以后
我们以荔枝的声名去寻找
海风激荡声下压低的枝条

## 甜蜜的气息

茂名，在你陌生的气候中
弥漫着荔枝的味道，甜蜜的气息
很多年前我来过茂名
那些亲爱的朋友啊
我们曾留下过影像
那些许多年前的朋友们啊
早安，荔枝的乐园
甜蜜的城市
台风还没有来临
雨中，茂名荔园
那些古老的近两千年的甜蜜
在唇齿相依中寻找着词根
我的定位在茂南区羊角镇……
我想在雨中去拥抱一棵棵禄段古荔
有800年的，有1900多年前的
有几十个世纪被熔炼后的古老的甜蜜

## 现代诗学的甜蜜

来自古荔枝园的现代诗学的甜蜜
如果没有这场台风来临前的大雨
我想象着荔枝园中的炙热
那些像人类星球中飘飞的
红色的感叹号，金黄色的皮囊
挂满枝杆的荔枝果肉里面的内核
一个小宇宙的未来
一个甜蜜的果肉使我们的关系
变幻无常的诗学被礼赞
生命的嘴唇慢慢的品尝着
这甜蜜的伤口以后的日子
品尝着翅膀着陆以后的
人类甜蜜生态中的奇幻
就在眼前，我钻进这满山遍野的
荔枝园，忘记了
台风将登陆，忘记了我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 我想到茂名的海岸线走一走

台风来了又走了
这是我在梦中看见的
我想到茂名的海岸线走一走
我们谈论虚无时为什么总那么迷幻
我想到海岸线去等待一场台风登陆
明年六月我还是乘火车来吧
六月的茂名，红遍整个海岸线
内陆以上的荔枝园，捕鱼的人们
远航的帆影，海浪中绿色语言的港口
养殖罗非鱼的池塘，丰饶的
动植物生态，我想在海浪中
从陆地走到村野，海风吹向
未来，那远乘火车而来的
未来主义者所夜游的热浪
来自森林公园中的一群火烈鸟
热烈奔放，粉红色变幻的羽体
我想沿着茂名的海岸线走一走
我想到露天矿生态公园乘火车
看从蓝色矿物质湖泊中呈现的梦幻
那些蓝色的，紫罗兰色永恒不变的
湖蓝色，灰蓝色，青黛色……

# 禄段古荔园（外二首）

■ 臧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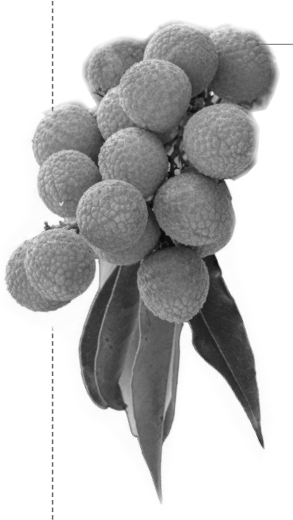
北方的记忆中，岭南荔枝
红宝石般的甘美果实，
只能由飞奔的血汗马来递送；
别的工具，都不配。
别的方式，都不足以估量
离开枝条后，它是如何
在千里迢迢中颠簸却依然
能保持住一个天成的浑圆的。
烟波浩渺，红尘滚滚，
路途越遥远，刻骨的回味
就越能清晰过滤出时间
也无法湮没的，它对人的味蕾的
一次永久的打磨；即使没有那些妃子，
同样灿烂的微笑也会绽放在
生命的盼望中；因为它本身的品质，
也因为内心的尺度，其实更严格。
而它作为百果之王，
引发的嫉妒，其实一点也不暧昧；
毕竟，它的无患子科扳机
扣动过历史中最显赫的权力。
换句话说，原本绝对不可能
并置在一起的，权力和荔枝，
确实曾被放在传说中的天平上，
且倾斜朝向荔枝，也确实可观地发生了。

## 茂名荔枝

原来还真有一个时节
是只属于荔红的；硕果累累，
颜色鲜艳得就好像瞎子
也能凭借它轻轻的摇动
看透甜蜜的真相。
不到岭南，汉语诗歌中
最著名的隐喻果实：红杏和荔枝，
仿佛很难确定哪一种
更撬动过生命的偏见。
一旦抬头可见浮山岭，
原产地就缩影在小东江的倒影中。
更奇妙的，一旦有机会回到
大地的常识中，我的虚心
每时每刻都比我本人
更喜欢旁听当地人耐心地
为远道的朋友区分品种的秘密：
从黑叶到桂味，最古老的，
也要学会服软最口感的；
从冰荔到妃子笑，最会笑的，
不一定排名就最靠前；
但是从糯米糍到白糖罂，
最美味的，一定有助于最终
就连外地人也能准确地辨识
谁才是荔枝中的荔枝。

## 罗非鱼基地参观记

非洲过来的。所以颜色偏银灰，
而从体型的变化看，
它似乎更适应岭南的气候；
即使有台风不时掀翻
水中的镜子，它也能从另外的倒影里
窥测到你对它的态度是否端正；
浇灌荔枝和龙眼的水
好像也要从它的喉咙里过滤一下，
才更能赢得扎根的信任；
在金塘镇，甚至水稻的香味，
它闻过的，也和我们闻过的不一样。
更形象的名字是“非洲鲫鱼”，
但并不多刺；反骨已进化成
它渴望通过你的胃口
去打开迷宫深处的几个缺口。
口感以外，你真的可以被信任吗？
埃及罗非鱼，莫桑比克罗非鱼，
红罗非鱼，吉富罗非鱼，奥尼罗非鱼，
不论品种如何，体型都很匀称，
比起其他的淡水鱼，更具有
一种粗野的美感。宽大的侧体
甚至看上去像带鳞的峭壁；
没错，是我说的。而且，我也愿意
对它牵涉的另一个隐喻负责——
它身上网状斑纹尤其耐看，
就像遥远星座的亲密的暗号。
很早熟，对水中的欢乐
比我们领悟得更透彻，更坚决。
繁殖是神圣的。交配期间
雄性和雌性会一起协调
它们身上的婚姻色，直至好色
完美回归到本色。忙碌的雄鱼
会用嘴代替锄头，在淤泥中
做成一个幸福的产卵窝；
你认不出的话，就谦虚一点；
最后一幕，我觉得人类
即使不能完全掌握，也应该
从神秘的惭愧中获得一点启发——
受精完成后，罗非雌鱼会用嘴含卵，
反反复复，却不会弄丢一粒；
它更信任亲吻的力量。



# 茂名的荔枝海

■ 西渡

让波罗的海见鬼去吧
我只爱茂名的荔枝的海

让太阳停止
只照耀茂名的荔园

让凤凰不飞
全都落到茂名的树上

让台风安静
让蝴蝶回到热带的海上

让爱情诞生
让所有的甜凝聚

十八道烟尘之上
贵妃端坐 拯救了长安

# 茂名冰荔

■ 陈希

夏日的炽热与绚烂
迎来清新低调的冰爽
绿荫散落暗红的宝石
挂在枝头，宛如繁星点点
风过，摇曳一缕缕清甜

剥开外层脆薄的果皮
莹白的果肉温润如玉
轻咬一口，汁水在唇齿漫延
鲜艳，恰似羞涩的初恋
花香与柔美，盈满心间

# 茂名荔枝（外二首）

■ 施施然

如果你走进荔枝林，就会
长出绿油油的瞳孔和枝叶
贡园这么美，昨夜露水
还滴在浑圆的果实上
那是贵妃的红唇
落在整个林子里的吻

但你不要急着伸手去摘
沉甸甸的新荔在枝头晃动，噙着
整个南方的热浪——
最暴烈的甜蜜需要最锋利的禁制
你看，那离枝即死的贡品
偏要闯五关斩六将
乘液氮飞船刺穿航线
当快递划破晨雾
剥开的荔衣竟捧出凝脂的月亮

而荔园深处，有人隐入薄暮
“日啖三百颗”的诺言太轻
只一季，便漫过山岭

## 妃子笑

等不及来到六月，你的脸
就开始红了

白糖罂、黑叶、凤凰荔
桂味、糯米糍
还可以有更多的芳名涌来
但都不是你
你已被你体内浓烈的爱，甜醉了
我醉，是不想浪费你的心意

## 蝴蝶台风

蝴蝶振翅时，禄段荔枝林
摇晃在湿漉漉的天色里
红果实抓紧枝头，如受惊的幼鸟
“裂开吧，以胭脂的决绝！”
但台风眼忽又转动视线
甜蜜的压迫沿海岸推进

比风暴更早抵达的是
小东江终于加快的流速
以它慢吞吞的性格，大概
只有暴躁的台风能够改变
被折断树枝拦住去路的
罗非鱼塘，有人给网打上死结
而桉树，比我横飞的长发更彻底
直接把树叶借给云层——
一片颤抖的灰蓝
将所有航班延期

此刻我该如何描述
这场聚集中的风暴？
用最轻的命名，承载最重的肆虐
当我俯身向遍地浑圆的红荔
“蝴蝶”越来越近
正搬运整座南海的重量

# 茂名荔枝（外一首）

■ 刘正伟

当火焰在夏日的枝头蔓延
磊磊的果实，压弯了整个六月
整座茂名就忙碌了起来

剥开深情的，粗糙的果壳
里面是海风酿成的珍珠
每一颗都饱含岁月的沧桑
每一颗都淌着果农的汗水

不知道长安的妃子还笑不笑
古老的驿道早已荒烟蔓草
季节还是依约送来一山
又一山的蜜甜

茂名，茂名，我们慕名而来
那一山又一山的欢呼
是一树又一树的丰收

## 茂名记事

台风的尾巴，带来阵阵的风雨
不能阻挡来访诗人作家的热情
窗外是一树一树磊磊的荔枝
一车的美女，都露出了妃子笑

1800岁的禄段古荔枝树
结实的果肉浓厚着历史韵味
那糯性，那淳甜的香味
在口腔中久久，不忍散去

油页岩的开采成为历史
绿色的树是环保眼的睫毛
碧蓝的湖，已是城市之眼
在城市的暗夜中寂静动人

好心湖，她有深邃的内涵
她守护着一个城市的秘密

# 茂名诗会（外一首）

■ 佳霖

他们对诗的执念
胜过一场风雨的猛烈
镜头下 火一样的女子托起的季节沉甸甸
她们灿烂如花
凤凰、桂味和冰荔各自的春秋入了她们
　的诗眼

我们是古老辞汇的子孙，面对千年
　的树身也能听懂久违的乡音

地理之外，禄段以荔枝驰名
罗非鱼舍身忘死
拿刀的工人知道
如何使一条鱼 名留青史

## 一颗荔枝的前世（说茂名）

一些人谈论小城留下的伤疤
另一些人谈论小东江缓慢的水流
其实我们在谈论一首诗的蜕变和一个
　崛起的城市的灵魂
两位迟来的诗人
臧棣和西渡，如慢慢熟透的荔枝，越来
　越近

我们是诗人，
一棵树的名字和贵妃被重复提起
谁敢剥开那梦幻的秘密
一颗荔枝的前世

# 荔枝

■ 世宾

荔枝傲然悬挂在枝头
粗糙的表皮底下包裹着洁白的心
后者要经历多少炽热和浇灌
在黑暗和孤独之间煎熬

抵达此刻的一途
充满着危险和放弃
要么生长，要么坠落成为泥土

又是什么造就了这一刻的甜蜜
唯有意志，在拒绝的寂静时光中
被遗忘毁灭或者拯救

# 茂名即景

■ 梦亦非

*1*

台风的手指，猛烈
摘下一只轻盈的芒果
递给你，在好心湖畔
那湖水像台风之眼
望着山后果园，我们从
林中走出，带着甜美
调笑，以及台风怀疑论

多少年已过去，多少人
消失于对岸，以及荒草丛生的
旧果园。而今
我孑然漫步于此
看台风之手，摘下一地红荔
递给你，而你已不在

*2*

骑在台风的尾巴上，我们
去看所有的罗非都变为
雌鱼，鱼塘翻黄
树冠翻天，而我翻遍通讯录
也翻不见你的名字。你正坐于天阶
看雨过海峡吗？或者手执
观念之刃，将罗与非
剖为二元对立，出口
或进口。台风正在过去
我们从诗中过来，“要靠近一点
那个门，从楼梯上去”
看哲学的屠鱼场。“撑伞，
免得词雨湿了身，失了声”
“再细的鱼刺都要手工剔出”
这些玻璃后面的蓝衣诗人
哲学家，精巧地处理生命与
现实，“不加防腐剂，零下
十八度保存。”用彗尾冷链运输
而你正骑在彗星的尾巴上
与台风镜像而过，如同鱼目

# 另外一处的生活（外二首）

■ 卢丽娟

你必须，忽略妃子笑的隐喻
时间的虚无。忽略
历史背后演绎，诗人的
誉美之词。它开花
就单纯是花的气息，蜜蜂
要独自飞来。果实甜度
刚好治愈，一个人的片刻

表象，所呈现的看见
暗影里的看不见。此时
不同地方的人，心怀祈盼
来到这里，这分明是另一处的
生活。若在果农眼睛里
找到喜悦，一个丰收年
鸟鸣自当是歌唱

## 你听见风的旋律

天色完全暗下来，你们
低语着玄妙事物的发生
窗外，被称作蝴蝶的风
它正吹动一片云，一片海
一些秘密。你始终相信
朴素的事物，更容易进入情绪
容易侵入，各自身体荒芜部分，譬如
昨日的你，独自站在一棵
千年荔枝树下，荔枝从高处
落下来。而她心怀对植物的悲悯
叙述绿色叶子铺满一扇窗。而葡萄
柿子树最终的宿命，在光线中
和茂名古荔园风雨中
满地荔枝，归于尘土

## 雨点始终音符一般跳动

第一次，站在古荔树下，在桂味
冰荔，黑叶，凤凰荔，台风之间
茂名的雨点始终，音符一样跳动
你诧异，一棵千年古树积蓄的能量

小而圆，挂在枝头红色荔枝果子
让你数次抬头，在密集青苔与树叶缝隙
看见风的速度。而密林深处，落在地上
露出白色、透明似水晶的果子

它的壳，肉，内核在大雨中暴露：
火焰、冰雪，褐色山脉，三种
事物完整性对峙。你不能简单描述：
热烈与轻盈，轻与重。在看似
静止河流表面，蕴藏着
怎样猛烈的叙事。这一场
甜度记忆的蔓延，终究是
由一个荔枝果实完成

# 荔枝烧山

■ 黄金明

整个山坡，被一场甜蜜的大火焚烧
那是荔枝岩浆奔涌般的激情
在四处迸溅。凤凰荔熟了
光华大盛，一簇簇心形的火焰
像火鸟的眼睛在叶浪上扑闪
仿佛千万盏小灯，在枝条上悬挂
在树冠上蔓延，汇聚成汪洋恣肆的火河
席卷了一株株顾盼生辉的荔枝树
在禄段古荔园里，老荔树推陈出新
（仿佛一群洞悉天机的隐者
三缄其口，但还是忍不住
在尘世留下隐秘线索），穿过漫长岁月
将对时光的感悟结晶成了冰糖
但这些事物的奇异之处——
就在于火的丝绸里
包裹着白嫩果肉的微型冰山
那些黑铁矿脉般的椭圆形果核
被乡村孩子制成一种叫“扦转”的陀螺
这失传已久的古老手艺
曾使我贫乏而封闭的童年
在一种纯真的旋转之中卷入神秘
我站在一株一千九百多年的荔枝树下
心存敬畏——它有虬龙般的身躯
树皮斑驳，苔藓墨绿，风之手
抚平了逆鳞。老荔树分娩的
无数个红孩儿，跃上黎明的前额
那是一轮红日的身外身在无尽变幻
在一座修成正果的荔枝园里
一种光的本质，尽虚空遍法界
即使台风以“蝴蝶”的名义过境
也不会消减其丝毫光芒
即使风雨大作，也无损于凤凰涅槃。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